



东坡故事

□ 顾长水

在淄博东南山区的太河镇口头片区,沿着幸福峪的季节河溯流而上,便会发现孟梁台下溪河的东岸有一座巨大的呈金字塔样的风水山。这风水山春来繁花似锦,夏日葳蕤葱郁,秋天红叶烂漫。风水山下掩映着一些民宅,这就是太河镇的东坡村了。

东坡村分东坡、西蹲崮两个自然村,人口最多时共110户410口人,顾、边两姓村民分别居住在溪河东西两岸的三面坡、三条峪里,顾姓是村里的主要姓氏。村里人口大都住在风水山下的东坡;而在西蹲崮居住的大约只有全村人口的五分之一,也就一二十户的样子。

别看东坡村面积小、人口少,但从祖上颠沛流离、艰难跋涉立村就开始演绎一幕幕辛酸而又悲壮的传奇故事。

明朝中期,淄河流域的口头一带还是十分荒蛮的。相传现在的幸福峪原来叫做来国,也是老人们称作“深山老林”“深山东崮”的地方。由于当时十年九荒,生产力相当低下,生活条件十分艰苦,从山西大槐树迁往青州府的顾姓两兄弟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,就沿淄河东岸逃荒来到了傲来峪口。他们看到这里峪口宽阔、风景秀美,便又溯傲来峪的溪河上行。当行至孟梁台下时,又累又饿,便在溪河边歇息。后来,兄弟两人发现溪河两岸古木参天,河边水草丰美,河东山坡上沃土肥厚,便决定在这视野开阔的山坡上安家。从此,顾家人开始在这里休养生息,开枝散叶,这村便被人称为顾家东坡。

其实,东坡村的顾姓人家以到村里定居的先后分为前枝和后枝。相较于先来落户一百多年的前枝的凄凉,后枝顾姓先人的到来则显得有些悲壮了。

话说到了清朝雍正年间,济南府有一户财主可以说是良田万顷、家财万贯,自是亭台楼阁、深宅大院,连吃水井都挖在自己家里头。这财主仗着有钱有地有势力,横行乡里,无恶不作。他不仅自己欺压百姓,还教自己的小孩向街上老百姓吃水的井里拉屎撒尿。在这里也有

一对祖上从山西大槐树迁来的相依为命的顾氏兄弟,他们对财主家的恶行看在眼里,气在心里。一次,气恨不过的顾氏兄弟狠狠报复了财主一家后走上了逃亡之路。为躲避官府追捕,他们用担杖挑起自家孩子和仅有的家当连夜逃难离家,不知逃了多长时间,于走投无路间误打误撞来到了顾家东坡。论起姓甚名谁和家族籍贯时,都说自己的先祖是从山西大槐树迁来山东的。一笔写不出两个“顾”来,顾家东坡人便热情挽留从济南府来的顾氏兄弟在此定居。

躲避追捕的后枝顾氏先祖刚来东坡时以放羊为生,后来自己开垦土地维持生活,但毕竟有命案在身,所以不敢对外说是从济南府来的。后人在给其立碑时也没敢写先祖的名字,只刻上了女祖宗韩氏老妇人的名讳。(那方墓碑现在还完好地埋藏在后枝顾氏祠堂里,前些年被淄川区定为区级重点文物。)

东坡村人勤劳朴实,埋头苦干,敏于行而讷于言,崇尚多做而少说。

清朝咸丰年间,村里人承头重修了庄北头的关公庙,想立块碑予以纪念。由于村里没有识字的人,便派人到岑山央人写篇碑文。被派去央人写碑文的人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了岑山贡生陈念本。说明来意后,陈先生问来人,你们啥时候开始修的庙,啥时候完工?被派去的人说不知道。又问,你们修庙是谁承的头,用了多少钱?还是答不知道。最后没有办法,陈先生只好将这次央他写碑文的过程写成文字交予来人,并赞叹东坡人的率真耿直符合关圣帝君的直性情、真功德。于是,东坡村人就依葫芦画瓢将此文刻在了石碑上(“□”为拓印不清的文字):

重修关帝庙碑记

夏六月,旧有客来,自言顾家东坡人也。其村重修关帝庙,求余为文以记之。问其托始何时,落成何时,客茫然。首事何人,财用若干,又茫然。余心异焉之也,立碑者皆以此功德,世之为文者亦以此相应酬答,何为者?即而思还是殆欲我刊浮词也,是殆示我以真意也,是殆

望我为□,独造之文而不为之,泛泛应酬之文也,况关帝生平行事皆出于直性情,其为神亦有真功德。客率□其真未必非关帝默启之,我与其真谅亦关帝所心许也。

东坡村不仅祖上有故事,山山水水也都有美丽的传说。

东坡村面积不大,在风水山下背东朝西,居高临下俯瞰溪河,与孟梁台遥遥相对。溪河常年不断流,河道行至村子下边时有上百米宽,村庄在高高的坡台上,河水再泛滥也淹不到村里去。每当雨季休闲时,大人孩子都站到村边的高台上看滔滔洪水,颇有些逍遥味道。

西蹲崮的得名与鬼谷子师徒在孟梁台的修炼有关。据说战国时军事家、教育家鬼谷子王禅在孟梁台课徒孙臧、庞涓。一日,鬼谷子经孟梁台东边的山崮外出访友,到应该回来的日子,孙臧、庞涓以为老师会原路返回,便沿他走的方向去迎接,但到东边的山崮里等了大半天也没迎到老师回来,看到日头偏西了快快往回赶,但在回孟梁台的必经之路上却看到老师已经蹲在西边崮口的树下了。后来人们便以孙臧、庞涓迎师的典故以当时的乡音为这两条山崮分别取名为“蹲堆”“西峪(遇)”,蹲堆后来改名东等,西峪又被称为西蹲崮。

东坡村还有两条崮原来分别叫石龙峪和凤凰峪。这石龙峪位于溪河东岸的东坡村北,凤凰峪则与石龙峪对口地对峙着,在溪河西岸的孟梁台北台下。相传,石龙峪和凤凰峪口口相对是极好的风水。“石龙对凤凰,辈辈出国王”,预示着这里是要出“国王”的。江南风水术士嫉妒这里的风水好,便把石龙峪改名为“蜈蚣崮”,又把凤凰峪改名为“没(mu)口崮”。这样,石龙变成了蜈蚣,凤凰又没了嘴,就把这里的风水破了。后来随着傲来国的消亡,出国王的事就再也没有下文了。

东坡村除了西蹲崮、蜈蚣崮、没(mu)口崮外,还有三面坡,分别是东坡、西坡、井直岭。东坡即村庄驻地,西坡是孟梁台下与村庄相对的坡。所谓井直岭,就是井上头的岭。这里所说的“井”叫诸葛亮井,在西蹲崮口南边

的山脚下,是东等、东坡两个村的吃水井。这井里的水长年不涸,天大旱的时候,能供应幸福峪十六个村的老百姓吃水。传说这井是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去荆州途经此处时指导老百姓挖的,井深不见底,到现在也没人知道这井到底有多深。当地方言习惯称上头为“直上”,所以,井上面的坡就被称为井直岭。

孟梁台是东坡村最高的山。它坐落在溪河西岸,和东坡的村庄遥遥相对,但比村里的风水山还要高出一百多米。传说孟梁台是孟姜女和夫婿范杞梁的升天之地,这也是孟梁台这个名字的由来。孟梁台分北台和南台,北台上有庞涓洞,它的南台便是笔者发现的淄河卧佛的佛首了。前几年,村里招商修了路,准备把孟梁台开发成旅游区。

小时候,家里的老人们经常讲,每到逢年过节的夜里,东坡人仰首能看到孟梁台上人影憧憧、灯火辉煌,侧耳能听见孟梁台上锣鼓铿锵,琴声悠扬,这是孟梁台上的“仙家”们在唱戏。传说,早年间傲来峪的一位买卖人赶着驴车去县城做完买卖,碰到一个戏班子在唱戏,台上的角儿们个个扮相优雅,唱腔优美,唱念做打有板有眼无不精到,着了迷的买卖人便坐在驴车拉着的空箱子上看起来。看到天色将晚,他便要起程回家。刚要走,戏班的班主连忙把他叫住说,我知道你是傲来峪的买卖人,你能等戏演完了顺便把我们捎回去吗?买卖人面露难色说,我就赶了辆小驴车,怎么能把你们这么多人捎回去呀?戏班班主说不要紧,只需要你驴车上的这只箱子就能把俺这些人全部装下了。待到戏散了场,戏班班主过来约着他就走。月光下,买卖人和班主一路说着话赶着驴车往回走,但纳闷那唱戏的角儿们都上哪了,却又不问。直到驴车到了西蹲崮口,戏班班主说,俺到家了,就在这里下车吧。班主下了车打招呼时,那买卖人借着月色才发现,从他车上的箱子里跳出来20多只拖着大长尾巴的黄鼠狼向着孟梁台跑去。他这才明白,白天在城里看的戏都是这些黄大仙演的啊。

槐树的“格”

□ 王秀玲

每年四月草木争春之时,登上附近的小山,漫山遍野浮荡着槐花的芳香。放眼四顾,山脚下的村庄好像一幅画,白色的房屋,浓绿的树,莹白如玉的槐花串串垂挂下来,房屋和树木错落有致,使人身心大快。

小城的山,是名副其实的小,牛山、稷山海拔都不过百余米。然而,名气却还是有些的。两山之间连着马莲台。马莲台西依淄河古道,是古代山洪冲刷而成的黄土台地,沟壑纵横,槐树随处可见。

对于美好的事物,人们大都会心向往之,营营然趋之。舌尖上的美味诱惑,大抵更是难以抵挡。谷雨过后,槐花一夜盛放,马莲台内芳香四溢,很多人寻味而至,又满载而归。

热热闹闹过后,山林突然安静下来。许多树枝横躺在树下杂草上,断口呈拉长撕裂状或齐整的锯齿状,树枝多拇指粗,更有几指粗的,上面还挂着淡绿色、白色的花串。一阵风吹过,槐花的香更加浓郁地涌动而来,随风而来的,也许还有树与树之间的神秘对话。

刺槐枝上有刺,刺又细又尖,一不小心被扎,疼痛尖细如丝,仿佛电流,迅速传遍全身。玫瑰带刺,是因其花美;那么,槐树有刺,定是因其花香了吧。即便有刺,也不能全然免遭伤害。然而,待到明年春天,槐花依旧如期盛放,芳香浮荡山林,槐树带着旧年的疤痕向着更高的天空展开怀抱。古人说:“草木有本心。”信然。

汪曾祺在《故乡的食物》中写到,他的老师沈从文对什么事物都讲“格”,有一次吃茨菰肉片时,觉得这个菜好,便说:“格比土豆高。”槐树不惧风雨,不畏刀斧,仰望天空,迎春盛放,这是槐树的“格”。

活着,有谁是一帆风顺的?若论活得通透,有多少人通透过诗人余秀华?她说:“我没有太多的苦难告诉你,你也不可能在我身上找到打发苦难的方法。我要活着,咬牙切齿,面目狰狞。”能够在苦难之中保持自省,在经历苦难之后又不自恋的一个人,人言的风霜雪雨又能奈她何。因为“格”,她饱受争议,但是自知又自强,知道自己是谁,想要什么,活出了自己喜欢的样子。

树有“格”,令人敬畏;人有“格”,令人敬仰。每年槐花飘香时节,它们就会触动我,刺到我身体里某些麻木已久的神经。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。于是,在花香疏影里,暗暗许下的心愿:从今往后的日子里,要存乎本心,不负韶华,努力做一个有“格”的人。